

蘇雪林著

玉溪詩謎正續合編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蘇雪林著

玉溪詩謎正續合編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初版

玉溪詩謎正續合編 一冊

基本定價三元二角正

著者 蘇雪林

發行人 朱建民

印刷及

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

校對人：陳淑英 洪蓓華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玉
溪
詩
謎

正
編

玉溪詩謎正編再序

這本小冊是我一甲子以前所寫，歲月太久，鉛字模糊，讀者不便，館方擬重新排印與續編合訂爲一書，問我書題擬用何名？我說以舊作爲「正」，新撰爲「續」，就題爲「玉溪詩謎正續合編」好了。

玉謎正編既擬重印，則書中錯誤，實該趁此改正。本書大節目並不錯，小舛小訛則所難免，所以或增、或刪，隨筆改竄處頗多。有些比較重大者在續編裡已改了，其誤點仍聽其在書中存在，否則錯誤失其根據，讀者將茫然不知其由。但我在誤點下亦已註明，不致混淆。

正編最大的錯誤是說宋華陽乃京師華陽觀中的女道士，聖女祠即華陽觀。我當時費了好多心力考證華陽觀來由及其所在地，寫了一整章的文章，其實這些心力都是白費。宋華陽最初修道地點是在王屋山的東玉陽，義山於文宗太和七年到王屋學道，因與華陽相識而發生戀愛。這件事我是從他碧城詩「星沈海底當窗見」及嫦娥「碧海青天夜夜心」兩處「海」字悟出。王屋山絕頂處的天壇也像山東泰山一樣，可以望見東海日出。義山所作回憶王屋學道時詩，也屢有「海日」字樣。

李集中「謁山」向無正解，今乃知所謁者爲王屋，蓋與宋華陽失和後又上山求其諒解而宋冷面相對置之不理而作。開成二年，李在京師聞令狐楚病重，馳赴興元爲楚草遺表，楚卒，與其家屬護櫬歸葬王屋山下，葬畢又上王屋訪舊不遇，乃還長安。這段經過寫得極詳細，極通貫。均見續編。

至「聖女祠」係隱指宋華陽所居寺觀，觀其建築之宏麗莊嚴，富有宮殿色彩，當是唐睿宗女玉真公主修道王屋時所遺下。該觀不知何名？若援華陽公主所遺留道觀名華陽觀之例，我們不妨名之爲「玉真觀」。我曾說義山發明的聖女祠三字任何女道觀皆可用，這話却該予以改正，義山僅以此三字隱指王屋山玉真公主的道觀，別處實未見他用。

不過說我考證華陽觀是白費心力，那也未必。宋華陽後來奉命調來京師，即住在華陽觀裡——我懷疑她名「華陽」，並非真名字，乃是義山爲製詩謎時替她捏造的。或將詰問我，然則義山在王屋時「贈宋華陽真人及劉清都先生」「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」二詩，又作何解說？則知詩在他自己手，隨時可以竄改，我們既不能看見義山王屋所題原稿，則我的假設，自可成立。

宋華陽到京師華陽觀後，與義山續舊好。義山「和友人戲贈二首」及「贈任秀才」一首所言女道觀亦富有宮庭色彩，並言其在長安城外，可以望見終南山，觀在曲江邊，距曲江離宮不遠。又言其地極靜寂，均與其他詩人所描寫華陽館情況相合，其爲華陽觀無疑。據義山詩，宋華陽乃吳人，宮嬪鸞鳳亦爲吳人，有同鄉情誼，華陽既係宮女出身之女冠，華陽觀距離離宮又近，亦可時常出入宮庭與鸞鳳等在一處。義山之得出入離宮與鸞鳳相晤，華陽必有許多協助的地方。唐時道觀與宮庭交通，出家公主仍有政治權力，道觀遂有「迴日馭」「上天梯」，這也是言唐代政治史者不可忽略的問題。這問題甚大，女道士協助李義山予以出入之便利，尚係其小者。所以他做詩想念兩嬪便連帶地念及華陽。義山「河內詩」及「河陽詩」也是同那些無題詩一樣極難解釋，如「靈香不下兩皇子」「仙人不下雙金莖」及燕臺詩「浪乘月舸憶蟾蜍，月娥未必嬋娟子」等等，若知道宋華陽與鸞鳳的關係，便豁然了。因此之故，我於華陽觀那一章不忍刪削。

「兩皇子」「雙金莖」是指宋華陽奉召來京時是姊妹兩個。華陽共有姊妹三人，同派在王屋修道。後與一姊或一妹奉召至京。義山和友人戲贈有「西來雙燕信休通」就是說華陽姊妹二人自東邊的王屋來到西邊的長安。是以其後有「兩皇子」「雙金莖」的詩無非與「西來雙燕」那首詩相呼應，記述出這一樁事實而已，並未說詩人自己與華陽姊妹亦有情。乃湯翼海先生「平質」一文謂玉謎曾言義山與宋華陽姊妹及鸞鳳二嬪相戀。這就與別人所稱義山所愛是「尼姑」「貴妾」「妓女」「宋華陽女弟子」一樣，並都冤誣是我書所有。這類文人讀書時粗心大意，不肯深考，又喜輕輕帶上一筆，陷人於過，一般流俗靡然從風，使人辯無可辯，實爲可惱！

舛誤之較小者，是關於「西溪」「南塘」的問題，我在玉謎裡固曾說這是曲江支流也可說是汧港，實僅一水，義山因其在曲江西南方向流來，故戲稱之爲「西溪」「南塘」，並非固定名字。我又曾言此水或即是丈八溝，因丈八溝由西南流入曲江，並通入長安城中。顧季高曾以此爲疑，說道：

至「西溪」之作，曾經柳仲郢廣和，義山文集中有謝河東公啓云（啓文從略），其後義山又有「夜出西溪」詩，蘇女士謂西溪即丈八溝，可由曲江通入長安城內，但詩中有「東府」字樣及「軍書雖倚馬，猶未當能文」句，明指係在東川幕府，似難指爲曲江支流。故余對蘇女士之大前題，不能不予以否定。

爲了一個小錯誤竟要否定大前題，天下是否有此種邏輯？至湯翼海先生「平質」一文，則據李詩西溪結二句「京華他夜夢，好好寄雲波」謂爲西溪不在京師之證。謂義山所咏西溪實在四川潼州府西門外（此據馮浩注）他也像顧季高一樣爲這一點要推翻我的大前題。他說我據西溪詩證義山曾和宮嬪相戀爲荒謬，

說我全書都是虛構，說我對李商隱詩之研究，距離登堂入室之境尚遠，所以我所說義山和女道士與宮嬪之戀史，一概是我亂造的，自不可靠云云。

按義山集中凡有三個西溪，即兩首以「西溪」爲題，一首以「夜出西溪」爲題者。正編所引一首西溪是個短短的五排。其中有「色染妖韶柳，光含窈窕蘿」兩句。柳與蘿固爲到處皆有之植物，然義山描寫離宮景致，楊、柳用得最多。蘿亦有「狂飈不惜蘿陰薄」之句。至於「人間從到海，天上莫爲河」，則言你這條西溪之水，聽從你流入江河，直流到海，但你流到天上時，切莫變爲銀河才好啊。爲什麼說海水會流到天上呢？古人說天上銀河與地球上海水相通，故張騫能在海上乘槎上天而會見織女。這是一個世界神話關係極大，讀拙著屈賦叢編「黃河之水天上來」篇，即知其詳。然銀河亦爲阻隔牛郎織女相會之水，詩人希望他由海水而上天，又希望他與宮嬪相會時不遭銀河之阻，故有此二句。顧季高與湯翼海對此二句全不理會，所以不理會者是不懂天河與海通，他們亦知牛女典但不知義山何以爲此用，是則舊式文人忽視神話之過。又「鳳女」「龍孫」「瑤瑟」等等皆李詩寫與宮嬪戀愛的常見語，他們也都視而無睹，只一味想把這些話頭撥到官妓柳枝帳上。湯君把李咏楊咏柳之詩皆謂爲柳枝作，季高則甚至謂柳枝曾爲義山私生一女。不知義山與柳枝僅識半面，以後即未再見。她即不爲東諸侯取去，義山亦無意與她結合，李詩文之意甚明，他們抹煞事實，強改古詩，硬行構造這一件事實，稍有學術良心者皆將期期不以爲可。那些加於我的「荒謬」「虛構」「全不可靠」「對李商隱詩的研究距離登堂入室之境尚遠」，種種佳評盛讚，請那位發言者收回去自己享受吧，我是要敬謹璧謝的！

至這首「西溪」結句「京華他夜夢」湯君謂足以證明西溪不在京師，我以爲不如說義山作此詩時不在

京師，當是赴涇原後作。

另外兩首「西溪」第一首即「近郭西溪好，誰堪共酒壺」的五律，又一首即爲「夜出西溪」，均在川作。宣宗大中六年（公元八七二）柳仲郢爲東川節度使，鎮東蜀，義山爲其書記，時鸞鳳二嬪死已久矣。川東潼江府西門外有一水名西溪，爲當時仕宦遊讌之地。這個西溪名字却是固定的。凡在城郭西邊的溪水皆可名之西溪，如福建崇安縣西北有西北溪，正名則爲西溪。貴州黔西縣有西溪汎，川西充縣東北有西溪水，華州鄭縣有西溪亭，江蘇泰縣東北有西溪鎮，甚至杭州西湖靈隱西北有水名西溪。以中國之大，各地山水以西溪名者何可勝數，眞實西溪之名與義山虛擬之西溪相混，有何足異？

我在正編宮嬪離別章，謂義山赴涇原入王茂元幕與茂元女結婚，婚後曾遊江湘探視進士試座主高鎬，因時間太匆促，今已刪去。「回中牡丹爲雨爲敗」，誤以回中在四川，亦誤，今改甘肅，即二嬪死後，義山又赴涇原岳丈處時作。

玉謎謂鸞鳳二嬪雖與楊賢妃不睦，但爲了她們自己兒子蔣王宗儉得充東宮，也幫着楊妃讒毀莊恪太子，誰知反而掘阱自陷。但二嬪乃王德妃黨，豈能爲此事？我已撰有專篇爲之洗刷，原書之所以未刪，也是爲保留根據起見。

我這正續兩篇自己所引爲尙滿意者，就是把義山晦澀隱僻的無題詩及有題等於無題的詩全部解說出來了。不過僅是關於女道士及宮嬪的羅曼史，義山於這類戀愛詩外，還有若干作品，也屬於晦澀隱僻一路，譬如「利州江潭作」自註「感孕金輪所」是說武則天誕生於利州江潭。馮浩於此詩雖註解極詳，於全詩意義，則認爲「頗不易解」、「其所感未曉。」又「射魚曲」，錢龍協云：「義山詩學長吉，作『射魚曲』

，「海上謠」「燕臺」「河陽」等詩則不可解。疑是唐人習尚，故爲隱語，當時人自喻之，傳之已久，遂莫曉所謂。」馮浩謂此詩係悲李衛公貶崖州而作，但他又自認「費解」「未能字字豁然」。「海上謠」、「燕臺」、「河陽」我已解，射魚曲仍是一謎。義山集中此類詩尚多，希望有人都能疏解一遍。那才是快事！

又正續兩編之文，非一時所撰，故重複語甚多，今亦懶於改正。請讀者原諒。

七五、一二、二於古都

原序

我對於李義山的詩，素來沒有研究過。偶然讀到聖女祠擬意等篇，疑惑義山有和女道士宮嬪戀愛的事，因此引起我研究他的詩集的興味，陸續考證，不意竟積成了一本七萬餘字的小冊子。

最初時和幾個朋友討論這個問題，張君鶴羣便贊成了我的話，加以他自己的考證，做了一篇「李義山與女道士戀愛事迹考證」發表在東吳大學廿五週紀念會所刊行的廻溯上。但他對於義山和宮嬪戀愛說，仍然懷疑，別人也覺得我的假設，是太荒唐了。

但我愈研究義山的詩，愈覺他有和宮嬪戀愛的事實。不過這些事實被他故意埋藏了，却又安置了一定的標識，教人自去辨認。竟如一座鑛山，那些錦瑟、擬意等詩，便像透露在山面上的鑛苗。

我無意中拾着一塊鑛苗，已掘着些東西出來了。對於第二塊拾着的鑛苗，當然不忍拋棄，於是我想動手來做一番大發掘的工作。

不過我的功課很忙，雖然預定了工作的計劃，竟無暇實行。直到今年寒假裏，才偷空寫了一篇萬餘字的稿子。

那篇稿子本想發表出去，但自己讀了一遍，覺得還有許多疏漏的地方。於是又搜羅了許多書，課餘之暇，便鑽在故紙堆中研究。果然又發現了許多新的證據，還有些我自己認為大膽的假設，也證實了一部分。

譬如我最初讀到義山「天平公座呈令狐公」詩，便假設唐代大部分的女冠帶點娼妓性質，後果於魚玄機詩集及唐人贈女冠詩中尋出這樣的證據。但最後讀北夢瑣言和謝无量婦女文學史也有像我所說的話。我雖自愧讀書太少，幾乎於無意中拾了他人的牙慧，然而因此也知道我考證時所走的道路，還沒有十分錯，又頗以自慰。

我又曾假定莊恪太子之死，有自殺的嫌疑。不多時翻閱通鑑，果然有些古人也以此爲疑。

新舊唐書都沒有提王德妃的下落。他們於開成三年議廢太子時，猶有太子以母寵衰，楊賢妃日夜誣譖，亦不能辨別等語，好像德妃那時還在。但我在義山和宮嬪戀愛的時間來考證，武斷王德妃死在開成元年秋間。後閱通鑑果有「德妃已譖死……」之說，雖然仍未證明王妃死時年月，但她總算死於議廢太子之前，與我假設相合。

我這編文字，大半是由義山詩中考證出來的，旁證還苦太少，錯誤自然不免。即說全篇種種假設，都是錯誤的，也說不定。不過千餘年來對於義山無題詩已有許多種不同的解釋，我這種解釋算聊備一格罷了。我希望讀者讀了這本小冊子後；自己去研究義山的詩，自己去尋新的證據，創造新的假設，使千餘年來號稱隱僻晦澀的李義山詩，有一種明白精確的注解。

玉溪詩謎正編目次

再序

原序

引論

甲、與女道士戀愛的關係

(一) 唐時女冠之娼妓性質

(二) 宮人之入道

(三) 入道宮人生活之豪奢

(四) 義山所愛女道士之姓名

(五) 義山與女道士之失和

(六) 再上王屋不見女道士之惆悵

(七) 華陽觀

(八) 義山之住處

一
七
一
五
五
九
一
二
一
四
七
九
二

乙、與宮嬪戀愛的關係……………二二

(一)宮中之醺祭……………三〇

(二)宮庭與道觀之交通……………三四

(三)宮中景象……………三五

(四)曲江……………三六

(五)與宮嬪之幽會……………三八

(六)相識宮嬪之返宮……………四〇

(七)盧氏姊妹……………四三

(八)楊賢妃……………五二

(九)離別……………五五

(十)清宮案……………五六

(十一)追悼……………六〇

(十二)義山之身世與戀愛的關係……………六四

(十三)錦瑟詩……………六九

附錄 李義山的詩……………七六

參考書舉要……………八九

引 論

李義山的詩素被人視為隱僻，而無題諸作，更為難解。中國文學界對於義山無題詩的見解，向來可分為三派：

第一派 以為義山詩的隱僻，可以不解解之。而且義山詩的優美，便藏在這曖昧隱僻之中，如果說穿，反成嚼蠟。高棅唐詩品彙說：「晚唐杜牧之之豪縱，溫飛卿之綺麗，李義山之隱僻，許用晦之對偶，晚唐變態之極也。」這是儼然將「隱僻」當了義山詩的特色。近人梁任公於其中國韻文內所表現的情感一文中也說：「義山的錦瑟、碧城、聖女祠等詩，講的什麼事，我理會不着。拆開一句一句叫我解釋，我連文義也解不出來。但我覺得他美，讀起來令我精神上得一種新鮮的愉快。須知美是多方面的，美是含有神祕性的，我們若還承認美的價值；對於此種文字，便不容輕輕抹煞。」這也主張以「隱僻」為賞鑒義山詩的標準。因其隱僻，便覺他的詩寄託遙深，因其隱僻，便覺得他的詩含有一種神祕性，讀了才能發生我們的美感。

第二派 直率地斷定義山詩的隱僻，是他才力不足的表現。蔡寬夫詩話說「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者，若其用事深僻，語工而意不及，自是其短，世人反以為奇而效之。故崑體之弊，適重其失。……」毛西河也曾說義山特庸下之才，以可解不可解之辭，文其淺陋。

第三派 以爲義山無題諸作，晦澀難解之詞，正如楚辭中的美人香草，古詩的託夫婦以喻君臣。於是後來箋註義山詩集的人，刻意推求，務求深解，使那些絕好的戀愛紀事詩，都變成了寄託。四庫全書提要所謂「……以爲一字一句，皆屬寓言，穿鑿愈甚，真意愈晦。」馮浩註義山詩便犯了這個毛病。又以爲義山的豔詩，都是巴望令狐綯提挈的寓言，最可笑的聖女祠五排一首，馮氏說爲追悼令狐楚而作。詩中「行騎裁寒竹，」將「寒竹」解作「哭喪棒」已經穀滑稽了；「惟應碧桃下，方朔是狂夫，」馮氏便說是義山屬望令狐綯提拔的鐵證，因爲西王母傳，王母曾呼東方朔爲窺牖小兒，令狐綯是楚的兒子。義山所云方朔即窺牖小兒，而小兒即影射「子」字云云：豈不更是可笑；胡適先生曾罵「無邊落木蕭蕭下」爲大笨謎，我說馮氏這種轉灣抹角的解釋，也可說是一種大笨謎。

千餘年來義山的詩，被上述三派的人，鬧得烏烟瘴氣，它的真面目反而不易辨認。今年我讀義山的詩，讀到聖女祠、無題等作，因爲歷來舊觀念蒙蔽了我的眼光，我也說義山的詩天生是晦澀的，不必求什麼深解，所有香豔之詞，也無非是他在寄託自己的身世遇合之感罷了。但後來我讀了碧城、玉山等詩，便有些疑惑起來。因爲這些詩裏都充滿了女道士的故事；若義山與女道士沒有深切的關係，爲什麼一詠之不已，而再詠之，再詠之不已，而三詠四詠之呢？於是我根據了這一點懷疑的念頭，用心將義山詩集細讀一遍，才發現了一個絕大的祕密。原來義山的無題和那些可歎、一片有題等於無題的詩，不是寄託自己的身世，不是諷刺他人，也非因爲缺乏做詩的天才，所以用些怪僻的文詞和典故，來炫惑讀者的眼光，以文其淺陋；他的詩一首首都是極香豔，極纏綿的情詩。他的詩除掉一部分之外，其餘的都是描寫他一生的奇遇和戀愛的事迹。

我說到這裏，知道必有人要問：戀愛之事，雖爲舊禮教之所諱言，但嚴厲的教條，究竟束縛不了文人的思想。像和義山同時的溫飛卿、韓偓後來的王次回，不都喜爲風流側豔之詞嗎？不都公然贊美戀愛嗎？爲什麼義山偏就扭扭捏捏說些若明若晦的話頭，教人捉摸不定呢？這個問題似乎很有理了。但我可以回答：義山用這樣隱晦澀僻的筆法，來寫他的戀愛，非懼見譏於清議，實因他別有苦衷，不得不如此。

他的苦衷是什麼呢，就是他戀愛的對象，非尋常女子可比，如果彰明昭著地寫將出來，不但對方名譽將爲之破壞，連生命都很危險的。我想義山本想將他的戀愛史，明告天下後世，無奈有了這種妨礙，他提筆的勇氣，也就沮喪了。

但朱竹垞甯可不喫兩廡冷豬肉，不刪風懷二百韻，詩人愛惜他的情感的結晶，逾於名譽，義山如何肯因危險而犧牲他富有趣味的情史呢。

不過，再說一句，他戀愛的對象，不比尋常，關係究竟太大了，他到底不敢說，而又不忍不說，於是只得嘔心挖腦，製造一大批巧妙的詩謎，教後人自己去猜。他如此辦法，不啻將他的愛情窖藏了，窖上却安設了一定的標識，教後來認得這標識的人，自己去發掘。所以義山的無題詩，可以算得千古言情詩中別開生面的作品。

義山詩中有些什麼戀愛事迹？他的戀愛對象，究竟是些什麼樣人物？依我的觀察可以分爲下列的四種：

(甲) 女道士

(乙) 宮人